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五

元 戴良 撰

越遊藁第二

七言律詩

秋日書懷

獨對欄干苜蓿盤入秋兩鬢轉斑斑長途自覺衰難任故國誰令老未還猶喜病妻安久困只憐弱子歷多艱有書若報征徭事又遣新愁損舊顏

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年年此日是佳期九華燈下來王母百子池邊宴戚姬青鳥只今無信至綵樓何處賞心虧不須更向天河望涼月悽人雙淚垂

九日感傷先人下世忌

常年九日倍悲秋況在長途獨倚樓手種白楊何處是頭簪黃菊此生休悠悠歲月衹添老靡靡湖山已倦遊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寄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

寄天淵老禪時住二靈

路入錢湖是二靈玻瓈影裏樹冥冥木杯幾渡源頭水貝葉長翻笈內經禪室夜開容虎卧法筵朝講使龍聽何時去結東林社待看曇花瑞世青

梅簷為天叙師賦

上人昔住大梅山坐看簷梅眼欲穿白足亂迷行道日寶花輕墮講經天肯將素服欺塵夢只許清香入梵筵看到常師成熟後始知此道有真傳

有懷淬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擅地靈雨徵峯下樹青青九天石落疑星化一夜龍歸挾霧腥禪窟已鐫新賜翰法函惟啟舊藏經道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郁文海長老

每追杖錫向東臯渾似天台訪石橋結社自慚非栗里能詩誰説避參寥金華洞古行歸隱檀特巖深久見招只恐燕鴻相背後高情無復念塵勞

遲九思不至

老我飄零此海湄故人别去竟愆期道途正遠誰相慰歲序幾何成久離白月墮梁頻夢想清風啜茗重懷思長卿多病尋常事莫為當壚出每遲

寄駱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歎清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鶴西風淚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遊少地僻應忘禮數慵獨有風塵老羈客時時杖屨許相從

寄紀宗正

一别故人雲水遥相思徒使寸心勞長卿病肺徧能賦楚客憂時謾作騷龍卧山深風氣聚虎蹲巖近海氛消但令兩地宜耕釣白首何嫌不見招

寄胡仲孚

客裏遊從近十年一時朋舊羨君賢學通上古長桑術道悟南華散櫟篇交久直看書似笥愛深時借筆如椽白頭歸倚西風立一度相思一惘然

寄宋廷臣

憶昔遨遊多士間江城幾度共盤桓眼穿東海蓬萊殿人老西風苜蓿盤郢國善歌稱宋玉唐朝能賦愧方干如今寂寞空山裏脉脉無言心自酸

寄方盛齋

蕭灑高人若箇邊竹蘺長繫泛湖船畫圖樓閣蒼波外錦繡園林白髮前每向桃源尋舊隱渾如蓬島見真仙只今遠道成惆悵何日重來說往年

寄錢仲仁

龍山西畔鳳湖東渺渺三樓沆瀣中人似謫仙唐李白世推高士漢梁鴻為憐桃浪迷歸路曾結茅廬近達蓬自是勝緣難強致敢臨弱水怨回風

寄方梧竹

鮫門北去更誰賢兩鬢蕭蕭入暮年手種碧梧堪引鳳庭移翠竹已參天孟嘗襟抱知誰識杜老詩章只謾傳多愧舊情無以報海鄉何許思綿綿

寄胡宗器

溪上先生誠足悲胸中落落有誰知講經合據臯比座逐食翻疑里社師年少賈生空抱志數奇李廣實關時漂流固重衰年憶當路吹噓豈有之

承君衡叔榦遠送賦此以別

長風吹度海東邊慣聽潮聲已十年往事免成塵撲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望眼迷遼鶴一夜歸心到蜀鵑遠賦驪駒嘶二妙縱歌安得酒如川

寄羅彥直

畫舫高齋起澗阿米家書畫貯來多清風時至自舒卷俗客不來誰嘯歌千里故人嗟我老一時交友奈君何祗應別後增惆悵頻寫新詩待鴈過

寄孫伯敬兄弟

誰似君家好弟兄生平友愛早知名事同王勃三珠樹義比田真一紫荆杖履幾回尋隱德塤篪每荷慰羈情新堂近製怡顔號愧乏長才為勒銘

寄揭平仲

祖父箕裘絕代無玉堂金馬漢諸儒滇池自昔多龍種丹穴于今見鳳雛學術要須供世用文章豈但飾皇圖從來大器成當晚莫歎揚雄卧一區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爲賦四韻

廿年不到文安墓早夜能忘返故居獨奈慈親愁遠道更堪旅櫬冷荒墟治行况復無餘橐恤患誰能駕篤車吾道艱虞今若此白頭相視淚潸如

寄胡舜咨

曾著宮袍賦上林一朝歸卧白雲深昂昂老鶴鳴臯態耿耿驚鴻避弋心病起尚餘頒送藥客過時共賜來金鄉邦珍重斯文寄莫爲愁多鬓雪侵

寄黄炳文

四明朱學有誰傳爾祖淵源已百年世澤豈徒遺簡在家風親覩遠孫賢山中風雨龍歸後海上蓬萊鳥去前可是地靈鍾秀美兩雛又復起蹁躚

寄張天民

於越山中張左督平生出處絶堪悲為㡬柳下廿三黜竟逐泜鴻賦五噫紫陌縱榮心似鐵黄金久盡鬢成絲更憐一種清奇病獺髓鸞膠不可醫

寄茅元禮

此老胸藏萬卷書論才只合上公車長途何事妨騏驥美草頻年飽駏驉斗室深居來客少一牀几坐老僧如邇來却為栖栖者尊酒風流樂有餘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部解飲渾如晉步兵塞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暗聞聲比鄰喜有知心客一夜彈碁直到明

寄鄭彥博

禮帙初攜入奉常濯纓又復向滄浪匡時未必慚長策撫事無如歸故鄉雨釣海頭機已息雲耕谷口鬢俱蒼客來若也詢餘計題得新詩滿草堂

秦湖隱居

西浙風光不及前攜家避地到秦川雲山每憶嚴公釣月夜時迴賀老船門巷邊衢塵似海樓臺近水影浮天旁人莫問心中事洗濯除非是酒泉

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説東周風塵澒洞遺黎老草木凋傷故國秋祖逖念時空擊楫仲宣多難但登樓何當去逐騎麟客被髪同為汗漫遊

懐宋庸菴

伏承靜虚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為賦四韻

先生閱世近期頤鶴骨稜稜鶴髪垂法律舊窺唐制作衣冠今覩漢威儀桓榮賜杖空前志掌故傳經已後時獨有陶潛千載恨品題都屬寄來詩

懷滑攖寧

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為散木居官道故托長桑説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宋思賢

世間風雅久陵遲此事惟君蚤得之遺響直憑東漢續流波奚用晚唐為後先作者皆殊列得失中心只獨知白首低垂方抱愧敢要佳句賦睽離

懷項彦昌

渭樹江雲每憶君别來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者千里同為歎世人内景琴心茛谷夜外丹火候杏園晨極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王國臣以龔翠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為念間情愛此圖錦囊巻送結交初槎枒玉樹君應似宛轉珍禽我不如人物既為時膾炙才名真作世璠璵

客途獨愧情難報感謝當傳百代餘

宗道師曽許壽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平生不識鄭山輝寫草成圖偶見之恍惚鶯羣翻水日

依稀鴻爪印沙時康成已矣空書帶靈運悽其但夢池

寸楮尺絹能寄否敢憑去鴈致深期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壁間舊題因借

韻嗣賦

先生去隱富春山贏得聲名滿世間往事只今成變滅

荒祠終古倚孱顔九霄共覩冥鴻逺千載誰聞海鶴還自是賢孫知述德故題軒宇領餘閒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逺顧賦此以寄

客裏神交近十春江雲梁月幾懷人何言此日襟期合轉憶當年製作新朋好忝居三益友别情能忘兩吟身及秋倘失乘槎路定向滄江一問津

葉孔昭為尊公刋海堤集喜而有賦

翁昔為州建土功石堤萬丈海爭雄歌謡德美南陽似

紀載文成吏部同要見流傳千載遠肯教零落百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新編喜未窮

哭趙太初

蒲團兀坐幾經春獨把南華味道真已薄丹砂勾漏令定憐白髮杜陵人山中舊别期猶在世上遊從跡竟陳楚些吟成無處寄暮雲回首泣沾巾

哭張宜仲

一别逡巡十五年可堪回首隔重泉高齋謾起延徐榻

遠道誰來訪戴船述德無聞嗟我老承家有道賴孤賢

自從凶訃傳天末獨立楓林幾泫然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别

前朝白髪舊臺郎十載攜家住海鄉每為不才迂劒佩致令多處識冠裳冥鴻已遂天衢濶退鷁方愁江路長地逈秋高形影獨祇應别後轉凄涼

懷陳中復

天漢迢迢幾問津乘槎路斷海東濵諮詢不見皇華使

喪亂甘為皓首人閤相丹青方致譽杜陵詩句謾傳神芙蓉峰下芝堪食已約他年共結鄰

蔣彦章來訪别後懷之

會稽山下正黄昏布襪芒鞋何處村無復霜臺觀獬豸每從雨甸牧雞豚功名久已成澌盡節操由來與世存久說首陽薇可采為歌遺事却消魂

示唐生林

别來想不廢書檠簾幙秋風入夜清箋註肯同緗帙蠹

飛騰能負練囊螢終軍英妙方年少庾信摧頽謾老成
拭目早令觀豹變雙親頭白久含情

題高節書院

萬丈層崖置屋牢子陵塜墓壓靈鼇繞庭雲氣皆山雨
滿壑風聲是海濤隱德昔煩天使下祠光今並客星高
回頭却憶當年事幾度春陵鬼夜號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為憶幽人八十餘片帆來訪水南居已知楊子門多酒

誰信馮驩食有魚一代定歸名士傳百篇真授伏生書

前朝人物今無幾獵罷猶堪載後車

詠懐古迹

客來慎勿說姑蘇弔古令人百感俱已訝當年嘗越膽

更堪此日聽吳趨荒臺鹿下江聲咽古木烏啼月影孤

欲問闔閭埋葬地五湖東畔已荒蕪

哭陳夷白二首

白髪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

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雲

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老我歸來託遠林仙槎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亂

生死俄聞變古今懸榻空餘徐穉恨絶絃真亂伯牙心

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喜謝密菴至二首

自昔王門久曳裾河間禮樂屬真儒宮袍已織雲為錦

旅食真成饌有魚轉首俄驚蒼狗變傷心忍對刼灰餘

白頭野客欣重見為問風流似舊無

世外逍遥已十春更無魂夢到黄塵也知一别成陳迹

忽漫相逢恐後身英邁尚餘標格在驅馳秖益鬢毛新

古來名士多藏器高卧東山代有人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

顧喜而有述

前輩凋殘半九原一時文采尚誰賢楚推宋玉偏能賦

蜀有揚雄正草元梟舄忽飛雙羽翰鷁舟真載兩神仙

同遊况得尋源客定覔秦人到石川

聞耕隱庸菴諸公遊山累日用深歎羡

抛却江湖舊釣竿客窗聊復理遺編心疲朱墨頭如雪志困生徒日似年川泳謾誇秦故迹山遊能似晉諸賢西風久動歸與歎此日因君重惘然

九思發背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甫及衰年已二毛入秋一病轉蕭騷自縁宗淳憂時切莫是文園作賦勞餌液若為和獺髓錦囊誰解致鸞膠

曉來忽覩平安字老筆縱横氣尚豪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為袁桂芳賦

履運已成昔名湖尚説秦避時端有意把釣可無人若士居姚水遺風似舜民地雖占越上境實慕河濵已忝歸漁業何言託隱淪月浮孤艇夜雨著短蓑春泊渚多依藻窺汀或傍筠羽沉疑中餌絲動訝拖鱗竭澤知難脱殃池數已屯競多聲失厲得雋語忘嗔獺怨誅求盡

龍嫌蕩漾頻腥風連巷陌纎浪接沙塵水際呼兒急牆
頭换酒新謳歌便野習嗜好任天真行娩清狂容名傳
放逐臣家臨烟浦近門對雪鷗馴釣渭心徒苦興周跡
已陳子陵辭漢日賀老别唐辰事業今如是棲遲固足
珍青雲人既遠白首我還親衰謝無知已飄零偶問津
但期連郡邑豈料結比鄰東主方懸榻西風且釣緡扁
舟如可具同老此湖湄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五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六

元　戴良　撰

越游稿第三

辨

夏正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聖人易冬以為春與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為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為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可改而

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固周家所頒之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春秋者曷為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子之説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之説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事有非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其在

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瀆祀也以正月為春五月為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譏也以八月為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之月乎如以為建卯之月則郊為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為建亥之月則令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何為遽書為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冰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於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亦同春秋書無冰而皆在春豈非冰政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又書螽皆記異

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也大矣左

氏乃托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歷之失閏如宣十

五年秋螽而冬蝝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

麥苗葢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

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

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

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

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

者也隱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為譏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為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

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
蓋臨為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
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
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彖惟從夏
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
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
以子月為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為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為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於卒歲則猶十二

月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即未嘗改十一月
為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
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章
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
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
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亦夏時
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正月註小宰正
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月一歲而有兩正

月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則十二月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内宰仲春詔内外婦始蠶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為周正乃今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為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

暮春非夏之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按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之間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本言脩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十一月為夏九月十二月為夏十月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無及也

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九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於孝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

瑯琊王澤為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為歲首即未嘗以冬為春以十月為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傍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

柄指寅故以為名也屈原以寅月為孟月則孟子所謂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鄒魯與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者然也質之以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為夏正耶為周正耶曰然則春秋黜周正而用夏正與曰不然夏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即唐虞殷商之正月

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何為其然也以冬而為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為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為冬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即虞夏聖人之心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廵狩烝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

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迭為之說於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註穀梁孔頴達之述正義往往舍經信傳踵謬承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為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

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啟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於左氏每委曲遷就無一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為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謂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救其失正所以為忠也若預

者乃左氏之諛臣其於忠乎何有

解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即嗜遊放浪江湖渺乎無涯隨所止宿輒復為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誇客有嚚嚚生者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能人也稽經諏史蹈義行仁吐言為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足以弸中而彪外出其餘可以尊主而芘民而又旁通卜祝下兼瞽史醫音

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禄以華其祖宗顧乃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户不常籍賦無定庸內忘憤激之志外絶慍悶之容萍乎萍乎果足以擬其踪乎萍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著或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深避必其涸逐鳧鷖而上下結萑蒲以隱約類飛蓬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

所甚樂而余之所託焉者也囂囂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材木所鍾為杞為梓為椅為桐勁者其栢喬者其松大而梁柱之具小而杙桷之充子何不搆此以為室營此以為宫去卑陋而即顯融乎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而闇内徒知材木為宫室之需不知宫室乃斯人之害葢德薄而禄厚者志必虧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與其冒甲第而戮辱孰若蒭其房而荷其屋與其侈朱樓而禍殃孰若茅其廬而草其堂吾非不知宫居之

為貴室處之為福也顧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舍萍居何以哉囂囂生乃仰而呼俯而吁曰知才德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思去之者自守之篤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篤仁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哉言既

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而謝曰僕誠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聞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贊

蒼雲圖贊并序

姚江嚴宗道漢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曰蒼雲葢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為請紫君養吾作圖以遺之且為之贊曰

羣陰既屏萬象聿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覩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固遠清風尚存動静作息蒼山白

雲

生意垣贊并序

餘姚張與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叅政危公書之秘書少監揭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維生生施及乎物而日以亨昔在神聖體天法地教之醫學生厥衆類於情曰愛於德曰仁化貞作元變冬為春曁乎末流淫厥術數舐痔成汙中肝亦

誤惟越張氏顲頤則傳嘗觀其家生意翕然相彼嬰孤如蓢斯茁視匪以時輙天而閼曷其保之是湯是熨是或不慎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典墳揭名生意敢告心君

黄元輔小像贊

其才之逸駿躍而驥驤也其德之畜玉藴而珠藏也其行之高標正而矩方也噫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逍遥鑑水之旁而使右軍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竹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盖一世之豪矻矻乎其好賢之篤孜孜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綬不足以為其貴退而黄冠野服不足以為其高懿哉斯人其殆已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也與

郁文海像贊

圓悟正宗派别支分歷世而十乃肖其人道有弛張迹無罅隙如清在琴如甜在蜜族推大覺業受三平冰釋

鵬化誰使誰令爰自臨漳遠浮東海作法中龍遊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手見者震恭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即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閒出世名刹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非具正眼曷覩羼天宗風久墜妖瘴日纏庋幾百世覲者敬虔

銘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分其理伊何道之所出曁雜以人氣為之汨人也異識岌乎其危道也無形是之謂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體曰用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人十已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於心充實光輝其積日深戰兢以

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紛紛小子方寸罔治
卒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實始乎人回視此道一
何其湮卓爾方生心學是勉乃以惟微篆厥齋扁朝斯
夕斯目擊道存敢贅一辭以告天君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乃
形之役耳蔽於聲目眯於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惟誘
夫欲遂亂於為擾擾營營其曷予已我觀厥仁嘻其有

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示之有要禮以為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已克禮復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臻此伊何實先致知知既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恕而求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為仁之功於斯為極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涵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曰顏是希以仁名齋冀其所幾大哉仁乎衆善所在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泉聲齋銘 并序

歸菴禪師以亶上人之嗜學也為飭西偏一小齋舍之亶徵余銘乃為其辭曰

孰談無生惟歸菴師孰為聽徒亶也於兹師欲無言借泉作舌靈源活意一何潑潑惟亶善學以目為聽聲固不離耳則如聾晏坐一齋泉流在左了無所礙乃如來教

清瀧硯銘并序

僧闌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為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為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箴

存省齋箴

惟民之生靡哲靡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曰養乎靜慮既未萌卓爾有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棼天理即晦或慎未然或謹將殆誰其尸之莫匪是心兢兢業業履薄臨深心之所主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内外俱正道兼體用心統性情致

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或失間隙已多理欲二途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孟氏繼之命曰思誠申以操舍其指益明迨今濂洛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肇於斯相彼陋儒表裏罔一公不勝私機變横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發已發存之省之我作斯齋篆以名扁目擊道存夫豈云遠志非不篤守懼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樗菴箴并序

吾甥趙彥嘉畏慎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宴私之室曰樗菴其舅九靈山人乃作箴曰

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懈匪拙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可以作梁柱匠氏遇之卒斧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然則子乎其將為巧者之梓乎抑亦為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有以全其軀

矣支固卷曲形亦擁腫彼鈇彼鉞庶不汝恐

說

李氏子字說

鄞江李時勉子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曰璠次曰璨請余為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仁寶不斲自成蓋玉生之土中混於沙石良工斲焉始成其器惟仁寶也成不待斲待斲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斲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於聖乃為大成請字瑛曰孟成

璠璵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璵質之不美不可以為器成而美則其為美也大矣學至於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叔美璨璀璨也說文曰玉光璀璨夫和順積乎中然後光輝發於外玉之璀璨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璨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藴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美美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璨也非有資於瑛則不能成其為璠為璨也雖然傳有之五常脩則玉瑛見瑛於骨

肉之間其亦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玉成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講學而何哉既以告三子因書以為說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翰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七

元 戴良 撰

越遊藁第四

傳

石孝子傳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隱叢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俱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

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榻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虎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須之母虎循竇入即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雠未足以報也乃更迹壯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壯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即斃虎

既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獰不可奪鄉鄰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葢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讎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魯莊讎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葢寢戈枕甲讎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强弱蓄情抑志以茍其生哉竊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於金稱兵以復讎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於姦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

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强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强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日主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子者皜皜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輩比質可也

張婦傳

張婦者吳越間隱人張貞妻也父故進士番陽徐勉之以文學名於世婦受其學讀書取通大意自劉向范曄

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覩且雅善鼓琴喜為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為賢恒為擇對不肯嫁凡子後見貧落落有奇節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遂女之貧家素以豐產雄其鄉至貧輕財好施人有以窮歸巳者輒傾所有濟之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數匱至不能自給婦入門即屏嫁時服飾更為布裳麻履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之中饋之事任之緝績紉縫之勞專之窮門陋屋𢿱衣糲食未嘗動其情每遇貧食飲不繼

終日清坐相看甚無聊賴則為援琴而彈一唱三歎有遺世之心焉貧既益偃蹇空一家出居慈水上無寸土可卓錐無尺宅可蔽風雨無上下之交可以通有無而貧剛介自若似不知有寒餓者豈獨貧之能以理自遣哉亦其妻之安於義命不孜孜於溫飽不戚戚於乏絶有以助之也姑年老事之尤盡孝或值疾作扶持保抱廢櫛沐者動旬浹即無恙時漱盥不少怠而菽水之薄未始不得其歡心姑每語人曰傷哉吾貧久矣然獲與

鄉鄰女婦遊而樂見吾子之熙熙而忘其憂抑吾子婦之力與婦稟性靜柔而恭謹雖日食不充口寒暑之服御之不以時而婦姑之禮伉儷之情肅如也藹如也余與貞交最晚比至慈水謁貞於所寓見貞環堵蕭然而舉室無慍見之容心竊異之及退而詢其所為則貞之行事已見羣公之論述獨婦之賢無能紀載之者乃以所見聞次第之為之傳

九靈生曰不流於時俗而惟樂行古之道貧賤憂戚之

揆乎已而能無失其常心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張婦以一女子能之可不謂之尤難矣乎雖學力之所成葢亦得之天性者然也余嘗求之於古如漢史所書鮑少君之提甕出汲孟德曜之舉案齊眉與夫陳孝婦之養姑盡義皆使人歎息之不已欲得其人記之而怪今世如古所書者何少也及得張婦事乃知今世固有其人但不遇大手筆顯揚之故不盡知也張婦信賢矣然區區之紀載亦安能使之必傳如前三人者姑錄其大凡以

俟太史氏采擇焉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彌亨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明年有子曰常久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道而喪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絶如綫以是而有二心犬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摭其

實上聞於朝而旌其門云

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為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内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乎中正之道為士者猶難之而況於婦人乎若汪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朝廷著令將褎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隳情義而不忌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者

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為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為之愧死哉

竹梅翁傳

翁姓王氏名嘉閭字景善晚乃别號竹梅翁越之餘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太君翁自為兒童强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强仕遂北走齊魯燕趙

以達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智勇儁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譽聞日著重紀至元六年中政院薦翁才行卓卓授敦武校尉松江等處財賦提舉先是官若吏以負欠官課不得美解者項背相望翁至鉏治姦蠹正其税賦之無歸者而二十年間之積弊一旦盡除居位五年無一人不滿去向之不得美解者亦皆賴以徙官滿去者喜曰微王君吾不能去徙官者曰微王君吾屬其拘死矣其有長子孫之吏累世為奸欺官知

其然而莫之詰何也翁鉤得其尤無良者二人捕置諸法餘皆帖帖願自新府若省無不多翁之才夫人以權勢聲名驕士者亦每逆爲翁自紬家食者十有五載至正二十年擢武畧將軍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以親老不赴二十三年改武德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於時鄉縣已隷方國珍方聞翁將之官即議改調翁聞而笑曰吾爲天子命吏非奉天子詔吾職不改也然度時不可爲年未六十即黄冠野服逍遥物外植竹與

梅日哦其間曰吾與二友俱老歲寒矣翁事親孝太君年老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壽至期頤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高年耆德樹桓之日會客數百人翁母子髮鬌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照映几席至今越人之為子者必以太君視其親為父母者必以翁期其子也姪婦某氏寡居無依既請有司表其閭復劃田贍之俾得終其節治家頗嚴憚入其庭內外無譁督子以學每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而二子言學日知名與人交疎達自信不問

厚薄親疎一與之傾盡未嘗疑人人或欺而負之亦不為變彼固莫測其意也歲凶自鄉以内居者賑之粟行者為粥食之至匱盡乃巳寓公過使以亂來依者莫不竭力營濟於財無所顧計江西省叅政哈喇布哈公素昧平生一日攜家至其地翁即館諸别室月致薪米者三載及薨自斂至葬咸頼以成禮復為植碣隧間命守者䕶其域福建省理問大都君舊嘗識其父一日抱病至翁為迎醫療治後三日死其治後事一如叅政公翁

遊京師時嘗與奉御孟君德謙交後三十年其子流離遠道翁遣人盡迎其家以來計口給食養之勤故人從翁稱貸有多至五千緡或三千緡者其人後度無以償見翁輒自愧益踈翁知其故皆攜酒食詣門慰勞出其券焚之由是歡會復如初里有侵其耕地而更以言相負者翁怡然不與較後竟登門謝過且反所侵地益其過人者類如此翁長身偉貌語音如鐘不甚學問而談道理若素習酒酣操筆為戲輒屈其座人為人意氣廣

博不為小廉曲謹以眩俗矜衆而於出處去就必合於矩度然好智謀事為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顧時遭平世又所居位非要途故其才不得肆迨至有可設施而藩鎮用事竟矻矻以老年及八十猶康強善飲啖精明於事如壯歲云

贊曰竹梅翁少時嘗慕朱家郭解之為人閭里之俠無不長雄之及壯而出遊芥拾金紫以歸車馬服飾益壯麗第宅益華侈蓋自謂一世豪士去今幾載英邁之氣

猶見之眉宇間而豈黄冠野服之人哉二十年來禍亂相仍故官遺老在在凋弊翁獨享有妻子田園之樂以優遊於暮齒此固天之所厚要亦有人事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翁蓋近之矣

滄洲翁傳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寳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

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曰記診籍考方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氂

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鄞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尊達納錫哩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睒睒無所見耳瞶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齊累月弗瘉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授禁方

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衂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虚不統血曰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潜泣命其子强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衂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虚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湎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飢走赤日巳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黄汁三

升許兼用防風湯半齊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内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内有數空甖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内癰腹

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
童馳告翁邀與俱及造臥内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
筯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
刺臍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
於内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
下善應膏丸句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
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

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瘉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葢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為病㱖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

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絶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遊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

皆倒植此不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授藜蘆瓜蔕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臯寺僧述無作族姪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旱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遅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秃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

瘀血數升及蟲纖青黑物并進蘄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黄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右之咳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悞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克繖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黄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迎一倍蹶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

經因告之曰病葢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煑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克繖窓囑曰病妾誠有懐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脉兩寸倶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葢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

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一如公所言公

善診幸余瘳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之一遂愈帥

府從事特穆爾實呼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曰

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

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皆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飱

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黄加朮三五升痢

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

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

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娠求其色脉即怪因詢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臥内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黄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

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瘖瘂舜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諱疾自悞耶翁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膕中疥忽自出血汩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脉

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
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穗防風不間晨
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
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虚自
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
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
榮血致斑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
則蓄血爾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

石堅且拒痛為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黄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内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踡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踡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温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譔南宏

遂奉旨往閩諭土猾余鑾子余嘗戮人尊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銜使命來鄞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益痰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臓耳即投以湧齊湧痰涎一頮罷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齊病瘳郡史虞東村内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

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内漩及需其溺罷以視則如飪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黄栢之劑清之痛稍卻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醮以榑柿食方匕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摶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葢風痰留心胞證也

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寐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彦芳內子病飧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御史俾出

入自如吾兒闗闗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
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風信然乃用黄犉牛
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
母龎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瘕聚藥之浹月弗愈繼命
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
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隠不敢
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若小腸癰
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腫廹於玉泉當不得前後

溲溲則痛甚嘔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
國老將軍為向導抉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
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庫春道過鄞病臥涵虛驛召翁
往視翁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
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為熱
所搏逐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絶泣告其左右曰監
司脉病皆逆不禄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

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㣲加生地黄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内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睪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脉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内逢芤則内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

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圊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内人病召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葢得之因内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即無若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搆思然其

鉤取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羣經及古今方論無不考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亦皆品彙區别無一義或遺所考羣經及古今方論語多不録有曰内經素問世稱黄帝岐伯問荅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譔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隂陽五

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脉病名鍼剌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内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内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内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殽

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髙若訥等正其悮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内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兾與同志商榷非敢妄議前修也内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録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寳註及黄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茍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别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

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没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益其㫖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録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

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叅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叅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

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或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黄帝內經設為問荅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葢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

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藴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譔次

而宋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龎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因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汗下温四法而已葢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汩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奥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葢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

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

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内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叔王宗卿輩皆甞審訂刋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擴

其精語并引内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説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耳脉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直字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删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説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

手脉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敕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瑩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録其文自與内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真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

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門假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啟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

啟蒙故自號啟玄子蓋啟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黄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啟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内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

乃六氣之說與髙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刋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内經六微㫖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㑹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茍啓元别譔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

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葢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葢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内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

遺旨政和間班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禔爲之解義若
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啟廸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考
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
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弈秋遇敵著著可
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
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
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

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龎安常醫能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於時葢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

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葢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鄉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

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關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脱兎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歷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

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内經或問靈樞經脉箋五色診奇眩切脉樞要運氣圖説養生雜言脉緒脉系圖難經附説四時燮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稾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

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考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

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袁廷玉傳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寧老元翰林檢閲博學善文廷玉幼襲其學於書多所覩覽迨壯益爽秀嘗遊東海補怛洛伽山僧有别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紿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俾辨之又夜懸五彩絨線窗紙

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泄也其法俟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第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節契然在西浙與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遊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氣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辟必南地

泰於其日午漏上都沁布哈僉事糾退之明次日所居
屋災博以父憂去果三閱月文祖爲福建帥府史亦如
期憲副李志憲僉都沁布哈富珠哩肓布延達實史銓
有所問廷玉荅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都公天庭
色紅四十九日遷官南方富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
三百日内不祿布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則
凶矣史公祿庫權凖赤黑氣如雲行兼之法令有白氣
三七日解凶官李以次年正月卒都除福建憲僉湖南

路監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富至期以喪赴布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公由閩海道鄞見廷玉廷玉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事於越果為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斃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氣見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款為

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啟源鄭文寶邱楠請占廷玉視仁本清中之濁視啟源濁中之清視文寶視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曰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啟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亦責貶啟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内當有火厄次夕啟源家燬質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啟源猥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莊所亦告焚南臺中丞伊埒布哈公治書胡公均兵部

郎中揭公汯將赴北會於上虞廷玉曰伊埒公膚似凝脂目如點漆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公問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氣如玉印紋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嶢巖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伊埒泛海而北果為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侍御史開臺於

闉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玉回鄞見方國瑛曰公神氣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鞏明敏曰明鞏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目角不瑩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江浙分省從至平章政事明鞏父死於兵對品襲爵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參政張彥珪曾說棄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

筋藏骨更清早年名位達天庭況準頭權印黄紫氣如圓珠百五日内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魚尾𠛬紋朝耳耳無輪廓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五品且毛髪乾枯眼光鸛地主身死而禍起蕃君首尾不欺權衡職也然氣色青浮主七七日内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兼台州路總管兵出髡而遁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發其尸以戮蕃為左司郎中得驚而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之廷

玉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現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異代臣子官二品顯名其在荆揚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慘福去禍來非壽兆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當内附之初為禮部尚書湖廣叅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北為省都事趙宜訥陳麟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溫而黃氣和而悦當膺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

内過三年方莅事陳君正面外青内黄憂中有喜況青
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横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
然終不到職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戸部主事
改瑞安知州陞秘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珏胡熊黄
有猷請於廷玉荅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
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空黄光
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
位氣青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胡熊氣

固清瑩然貴而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黄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理問次年五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員外兼理問一妻死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於後五月實授省都事黄後有田七十頃為省理問許方蔣杰黄益謙皆廷玉密友廷玉嘗語方神氣澄澈學堂氣全後必以文顯一萬日内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散年壽

上一年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須急成昬否
則遲一千日蓋内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
剛毅汪洋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内官四品但眼尾山
根氣滯其娶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
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
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為南昌知府三年再任還鄞迎其
母廷玉曰公兩臉桃花氣見兼之魚尾赤氣貫入太陽
法曰遊魂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且亡涉秋必

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於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自身死金陵獄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廷玉嘗言吾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以故占得其吉則喜苟凶則怒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至衆廷玉豪放曠達重義輕利與人言相未嘗及於私家徒四壁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

占者某忠某詐輒憑占繇以斷不少廻護或以是咎之論曰占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葢自古記之矣荀卿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心哉廷玉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於其心心有善惡則見於外者亦從而異焉於是吉凶之徵應矣嗚呼若廷玉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卿之後善相者衆矣然必以袁天剛為稱首廷玉豈其苗裔也耶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七